# 【忘却的杀手】【完】

青色的战云笼罩天空，赤色的火焰燃烧落日的黄昏。落伍的英雄拄剑立在土色的残垣前。昔日的辉煌只剩下一抹冷漠的眼神审视着这曾经拥有过的万丈豪情。血从圆睁的眶中缓缓留下，滴满了早已尘迹斑斑的长剑。剑只能相信这是一个不需要权威和泰斗的世界。杀手才是存在，一切都是地狱，我就是杀手。

（一）

?????? 初七，弦月，情杀几天前我接到一笔生意。来人很大方，没讲价钱，就甩出一百两的银票，是黄金。我知道这是真的，大通宝行的。所以我继续拨弄着眼前的火堆——依然很旺。

「初七，你去苏堤替我杀两个人，他们的相貌我会让画师下午给你送来，记住要干净利落不要有太多的伤口。」「你可以走了。」我还在拨弄着那堆火，因为它有点暗了。我不喜欢去打扰人，尤其是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但我是杀手。随手披上一套文仕服，今天是初七。在出门的书桌上取了我很久没用的折扇，有点香是一股沁人的桂花香，不是俗的那种，有些特别，好像有点酒的感觉。有些熟悉……当然还有我的剑，不长只有三尺。这是这个时期流行的装束。我站在长堤尽头的柳林旁，负手看着天之西南朦胧的月华。又嗅到了点桂花香，和折扇上的一样。

十年前……

?????? 「她」服侍我沐浴更衣，精心打扮。「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 「她」浅浅的笑容对着我，忽然羞红了脸低下了头，手指慌忙地整理着我的下摆。我笑了，扶起「她」娇媚的面庞，「以后也是你的好日子，我会陪着你，每天给你画眉敷面，还有……」我没说完放肆地对着「她」笑。我一直是这样，尤其是和「她」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她」爱我，而我也爱「她」……「她」非常喜欢桂花，每次我都给「她」带回各种桂花。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她」会用它们作成香料，醇酒我们一起享用。现在只有留在这折扇上的「她」的精灵陪着我，也是我想起「她」的心路。他们来了，缓缓的，一看就知道没什么武功。都很斯文，很般配在我看来。我不想打扰他们，只轻轻地从他们的身畔掠过。我的剑已出，很快。

我听到女的说：「我希望你在月桂树下陪我一生。」我走了带着一百两的银票去了西方。我记得剑是从左侧切入的，直切喉管，他们不会很疼的。其实我有点不想杀他们，我想起「她」也说过同样的话语。但有个人对我说过：「如果你是杀手，那么总有一天免不了要杀你不想杀的人，即使是你的亲人。」我觉得他说的对，况且我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不然就算我放过他们，还是会有人做的，而且有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痛苦。我不喜欢那样的杀手，我庆幸我不是那种人，他们也会感到庆幸。

（二）

?????? 初十日，开封，雨，驻足开封依旧和十年前一样熙熙攘攘，本来我是去长安的。但多天的瓢泼大雨栓住了我的脚步，凝滞了我的心情。那人说过我是「遇水而止」。记不清了，那人说是在我七岁那年他带我去大慈恩寺求签，主持老和尚说的。不过很久了，我的确有点忘却了，就象那点桂花香，轻轻点点的，幽幽忽忽的，有时会在我的心头萦绕，我的心却确实因水而停止过……

?????? 太白居酒楼，老掌柜已经走了，他的儿子接班。

还是继承了前人的特色，迎人满楼。挑了个临街的窗子坐定。「一盘卤牛肉，一盘花生米，一壶杏花村。」

?????? 「好呐！」堂倌打了喏又跑了回来。

?????? 「菜来了，您慢用。」甩下肩上的抹布在我的桌面上勤快地檫两下，油光光的。「知道吗？飘香阁的一水姑娘昨夜被人包了。」

?????? 「瞎掰了你，这一水娘卖艺不卖身，开封府谁人不知啊，要不她早就不知道被多少王公公子开苞了，还等昨天啊？」

?????? 「呸！你知道个鸟，听说这个包一水娘的是个杀手，感情和这一水娘肯定有什么深仇大恨的。」……「

?????? 老哥，前些日子那桩连杀十三家富商的大案破了没有啊？」

?????? 「哪那么容易的啊，据说连京城的人都知道了，皇上他老人家派了个什么诨名叫什么京城三大名捕的铁手的什么来着的。」

?????? 「告你一件事，王家大小姐今个要嫁人了。」……

?????? 我一边呷着杯中的酒一边听着对面的几个老兄在吐沫飞横地狂侃。我不喜欢凑热闹，尤其是口舌上的热闹。不过今天我确实从他们那听到了些让我高兴的消息。惊动了铁手的这个杀手很有趣，不过没有人雇我去杀他，不然我会见识到他的。不过还有更高兴的是我今晚有地方睡觉了。

?????? 夜还不晚，雨也停了，空气中丝丝的雨丝还能嗅到一点寒意。老远就看见飘香阁的灯笼。这地方很怪，没有其他妓院的嘈杂，也没有妓女和嫖客的浪笑。每个屋子都关着窗和门，就象是一群年轻的夫妇门在客栈投宿一样。

?????? 「爷，您相中哪位姑娘了？」老鸨拿着绣像的扇子让我挑选，我讨厌她身上的脂粉，因为她总是在我的臂膀上磨蹭。

?????? 「我要你们的一水姑娘，今晚爷在她那睡。」

?????? 「呦，不巧，咱一水她不接客的，您不知道吗？」

?????? 「你怎么知道她今天会不接我呢？这五十两你先拿去，只要你把她领来了就是。」我对这个老鸨不耐烦。

?????? 「哎哟，看爷您说的，我这就去叫她来，不过，咱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一水她不接您，让您不高兴，那可别怪我的呀。」老鸨甩着相思帕，扭动着硕大的肥臀边走边阴阳怪气地说着。

??????? 杀手是个很累的职业，我是杀手，所以我很累。桂花酒是「她」常用来给我松弛肌肉和神经的玩意，「她」总是会用各种方法来抚慰我。同样在灵与肉的交融中我也给予「她」我对「她」深沉的爱。那张清纯的脸就在我的面前倩眉巧笑，我禁不住的伸手想去再一次的摩挲。

?????? 一片片花朵破碎了那张可爱的面孔。轻香，是兰花。我没有抬眼皮，是一水，我的直觉告诉我，我舒服的仰身，靠枕在太师椅上仔细端详着这开封第一美人。她很大方任由我看，她有点野，有「她」那么一点调皮，也在盯着我看。

?????? 「你很普通，不够帅，为什么要找我？」

?????? 「你很特别，太美，我要找个地方休息，所以我来找你。」

?????? 「我不习惯留宿客人，不过你要听曲的话，我可以弹给你听」

?????? 「我很普通，不喜欢音韵曲调，我只对你有兴趣而且我知道你一定会留下我的。」我用放肆的笑容和挑逗的眼神对待她，就象曾经对「她」。

?????? 「你是杀手？」她沉声对我说：「好吧，你跟我来。」她轻轻袅袅的伸出了手——很细，葱根白皮，有点温热。

?????? 这是一间精致的闺房，低帘牙床，帘钩上各有一个小小的香囊合着灯坐上的香炉，一股淡淡的兰香。

?????? 「你这儿很适合我今晚留下来休息。」我一把楼住她的腰，坐在茶塌上说。

?????? 她很大方，很聪明，妩媚地对我说：「去杀一个人，成功了你留下来，否则和前几天的那个一样，永远不回来。」

? ? ?? 「我的规矩一直是先付钱后办事，今晚我一定要留下来，因为我相信我的手段会成功的。」

?????? 「你很自信，不过我也有我自己的规矩。」

?????? 「我是最好的杀手，除了我，没有杀手会这么自信，同样我的规矩是不可破的，我从不做蚀本的生意。」我从橱柜里取了些茶叶，在塌上煮茶，边茗边凝视着她。

?????? 她真的很美，美的难以叙说，诗经中的美目盼兮的美人就是她，不过现在有点好似病中西子微蹙眉头。风情万种眉间心头。我喝完了茶，她默默地脱下了衣饰和鞋屦就躺在那张精致的牙床上。双面细纱的帐帘自顶而下罩在光润的胴体上，朦胧着。我有点冲动就像十年前占有「她」一样的。

?????? 我翻身拥着她的身体，双手抚摩着她的全身，她玉容红热，鼻尖沁出密密的细汗，樱桃半启。一对小手紧紧的环绕在我的腰际，并且也在不停地摸索我的身体和我的隐秘。她说她不能总让我占尽便宜，要报复我。「你是被我挑逗不住了吧。」哈哈，我还是那么的放肆，我的手更是放肆地在她的高丘，谷底游走。她轻微的抽搐着，将头放在我的肩上，牙齿咬着唇角，不过那只手还在挣扎着要对我进行垂死的努力。我用宽厚的唇吮吸峰顶的葡萄，绵密地亲吻着。她娇声慢语，身体泛红，一丝兰香侵入我的鼻腔，一缕青丝在我的颈间抽动，痒痒的。

?????? 「请珍惜我」她吐着似麝如兰的气息酥软的对着我的耳朵……「原来你也已经勃起啦……」一水用嘲笑的语气对我这么说道。「我……」就在这个时候，一水突然用她那雪白且柔嫩的手握住了我的阴茎。我趁着她不注意的时候，伸出舌头在她的花瓣上轻轻舔了一下。「哦……」一水用手轻轻打了我的头一下。然而我并不理她，只是睁大了眼睛近距离地欣赏着她的蜜穴。霎时，一水隐隐感觉到自己的阴部那儿传来了像针一样的刺痛。虽然我并没有伸手去触碰那里，但因为近距离被我的视线集中，因此使得一水隐隐感受到心理的刺痛。为了稍稍平息内心的冲动，一水只有赶紧将注意力转移到我高高耸起的肉棒上。于是她开始用她那雪白的细手上下抚弄起我的阴茎。由于我勃起的时候，还是有一半的龟头被包皮覆盖住。因此一水用虎口和拇指及食指包围住我的龟头，跟着将那上面的包皮用力往下褪。好不容易包皮被褪到了冠状沟的后方，而那粉红色的龟头也完整地暴露在一水眼前。而由于不习惯龟头和外界接触，因此我的身体微微扭动着，似乎浑身都感到不自在。

?????? 「别害怕！很舒服的喔……」一水柔声安抚着我，跟着伸出粉红色的舌头慢慢逼近我的龟头。「一水……」我感到不自然，因此开始挣扎起来。然而一水的舌尖已经触碰到我的龟头，紧跟着不让我有任何思考的空间，便在那上面画起圆圈来。尽管从龟头上散发出夹杂着咸味的性臭，但一水却不以为意，仍然津津有味地舔舐着。就连我的龟头上的一些耻垢，一水都用舌头将它们舔去。「真好吃……」一水边舔边含糊地说道。对她而言，似乎年轻男人的耻垢特别具有诱人的气味。

?????? 「哦……」由于我的龟头还是温室里的花朵，因此相当的敏感。从那上头窜起的强烈电流，更使得我忍不住发出呻吟。此时的我只是睁大眼睛观察着一水的肉缝，就像在欣赏一件艺术品一般的专注。而一水也清楚感受到我的呼吸不断喷入自己那流满了淫蜜的肉缝中。由于有水的缘故，因此格外觉得凉凉的。这使得一水浑身都感到不自在。当然我是不会顾虑到这点的，因为我只是不断地将眼睛更靠近一水的大腿根。这个时候内心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仔细地欣赏一水最隐密的阴部。当调整到适当距离时，我开始目不转睛地欣赏着一水微微隆起的山丘。受到阴影的阻挠，因此我没法百分之百地观察到花瓣的内部。但也因为这样的神秘感，更使得一水雪白的肌肤散发出女孩稚嫩且纯真的气息。紧跟着我把鼻子靠在一水的耻毛上，闻着她私处的味道。当隐约嗅到一股肥皂的淡香时，我用力把这种味道猛吸入自己鼻中。从正面看来，一水的阴部是这样有魅力又可爱……

?????? 尽管刚发育完不久，但一水的身材却已具备了女人该有的曲线。特别是乳房的美妙曲线和突然凹下去的下腹部，更是形成了无与伦比的完美对比。此时的我已经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完完全全地败倒在一水散发出诱人美感的耻丘下。于是我伸出手来，轻轻用手掌抚摸着一水的耻毛，然后盖在耻丘上。「啊……温柔一点……」一水转过头来对我嗲道。「嗯！」我点了点头，继续享受这美好的触感。紧跟着我盖在一水耻丘上的手，突然移到了大阴唇上。「啊……」虽然心中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刻，但是一水还是被过于剧烈的浪潮给淹没在底下。当手指碰到黏黏的部位时，我腹中熊熊燃烧的欲火更加使得我克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在阵阵电流窜起的情况下，一水不禁边疯狂地扭动身体边让大腿根完全开放出来。这么一来，更使得我的手指可以方便地触碰到那里。从指尖上很明确地告诉我一水的那里已经很湿润了！

（真不可思议……原来女孩子兴奋时这里会这样的湿！）我为那丰富的淫蜜感到不可思议。而当我领悟出这就是女人欢喜的蜜汁，我的双眼更加贪婪地凝视着一水湿淋淋的肉缝。在红褐色的肉门里，虽因身体的阴影而不能完全看清楚，但外阴部的一切却是非常明显的。

（该是摸的时候了……）我心里这么想着，跟着伸出颤抖的手指在花唇上抚摸。「唔……」虽然只是轻轻地抚摸，但象征一水欲望的征候却已经明显出现在膣和膣的四周。当肉缝被触碰到的那一煞那，一水的身体突然抽动了一下，同时口中发出微微的呻吟。而从里面溢出来的浓密淫水，则不断向大腿根流去，甚至沾满我的手指尖。而当我将手指伸进去时，我深深感觉出一水蜜穴里的嫩肉不住吸着自己的手指不放。不单如此，甚至连阴道壁都在用力地收缩着。我敏锐地感觉出这种情形，于是轻轻用手指在碰到的地方骚痒。「啊……啊……」虽然很轻微，但一水嘴里还是不住发出哼声。由于底下受到我阵阵地刺激，逼得一水忍不住想发泄出来。于是她开始将手中握着的我的阴茎含入自己小嘴里。此时的一水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藉由让我也获得强烈的快感好稍稍抒发出自己腹中即将爆发出来的欲火。我望着一水那两片诱人的性感朱唇正含住自己的性器，整个人几乎完全被那股快感被击倒了！什么道德礼义的，全都打倒了我内心乖宝宝的矜持。因此随着一水出神入化的吸吮，我开始屈服在从龟头上发散出的阵阵快感之下。于是我完全抛弃了自己的形象，开始放肆得呻吟起来。「唔……好舒服……啊……」伴随着一水的吸吮，我只觉得全身阵阵酥麻。而为了减低自己的注意力，一水更是卖力地吸吮着口中的肉棒。因此那一头修长的秀发一直在我的胯下不停地飘动着，偶尔还拂过了我的阴囊，令我感受到另一种搔痒感。而就在这个时候，我边用五根手指头玩弄着一水的肉缝，同时将舌头压在上面突起的肉芽上。这种动作立时对一水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不行……那里不行啊……」由于过于刺激，因此一水本能地想推开我的头。然而紧贴在那湿淋淋的肉缝上的嘴，却无论如何都不肯离开。「啊……那边真的不行……求求你……」一水浑身都抽动着，同时喘息地地喊叫着。可惜她说的却和身体的反应恰恰相反，从她屁股摇摆得越来越激烈就可以看出。因此我并没有理会她，只是继续用手指在蜜穴的边缘上抚摸着，并不断刺激着黏膜。当然我的舌头也没有任何的退缩，反而用舌尖拨开了一水的包皮，跟着用粗糙的味蕾去和一水最敏感的阴核相摩擦。「啊……停下来……喔……」一水再也无法含住我的肉棒，只能张嘴大声喊叫，好稍稍降低自己过烈的快感。伴随着敏感带被刺激着，一股强烈的骚痒感不断地从一水泄满了淫液的阴道中传出来。恰巧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从膣口将手指往里头深入。这种无助的空虚感对一水而言，是非常痛苦难耐的。尽管一水认为女孩子不该在性事这方面主动开口要求，然而不争气的蜜穴却不断传出希望有什么硬物插入的讯息。这使得一水想开口哀求我却又碍于颜面不能说出。（啊……快把手指放进来……在里面尽情搅动吧……）一水在心里喊叫着，但就是不敢说出来。的确，这种焦躁的状态要是继续下去的话，恐怕一水的身体会因难以忍受而完全崩溃。（啊……快要疯了……）一水眼前只能用手握住我的肉棒，跟着不停疯狂地扭动着身体。看见一水如此异常的淫荡样子，我打从心底感到高兴。（想不到一水也有这个时候……）我一想到一水会变成这样都是因为自己，就感到欣喜不已。

这时我压在一水阴核上的两片嘴唇，早已经沾满从肉缝里不断溢出的蜜汁了！「啊……不行了……」一水再也忍受不住了，忘情地淫叫起来。紧跟着我用手指在一水湿润的肉缝上忽深忽浅地滑动着，并不时趁隙用嘴唇在那里舔食。如此巧妙的攻势，着实让一水快感连连，嘴里的淫叫声更是大到连屋顶都快掀起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我悄悄将手指转移到会阴部，在一水肛门的四周轻轻地抚摸着。一水好不容易得到这半晌的空隙，于是急忙用嘴唇再次紧紧包住我的肉棒。同时开始使劲地吸吮起来。「啊……啊……」当嘴唇再度套住肉棒时，我又发出了舒服的声音。然而跟刚才不同的是，这次一水不但用口腔前前后后地套弄阳具，而且还频频用舌尖刺激着冠状沟。这使得我肉棒上的脉动越来越快速，同时尿道里冲出精液的欲望也越来越高涨。况且我的阴茎根本鲜少脱离包皮的保护，因此就像温室里受保护的花朵，还停留在极度敏感的阶段。因此在一水一阵狂风暴雨的吸吮后，便到达爆发的临界点。「啊……啊……」在我急促的喘息声中，一水强烈感觉到自己口中的龟头越来越膨胀。由于这是即将射精的预兆，因此一水急忙吐出肉棒，跟着用舌尖轻轻舔着我的龟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一股白色的精被从马口激射而出。「啊……」我大吼一声，狭窄的马口顿时喷射出白浊的精液。由于射精的力道相当强劲，有一些喷到了一水的头发及脖子上，但大部分都射在她的乳沟向下顺流。一水用手指在乳沟间沾了一点精液，然后放进自己嘴里品尝。「真美味啊……」一水彷佛在享受美食般的陶醉……终于在一阵西西嗦嗦后，我穿上了长衫，拿着我的折扇扇了扇风，兰香中还是透着清晰的桂香。「说吧，你要我杀什么人？」我在塌上端着茶问。「你……哈哈你怕了。」她居然用嘲弄的语气和我说话。

（三）

?????? 十五日，晴，相遇昨夜，地十四户富商被灭门，凶手用的是马刀，四川西部山区的那种，有点钝，但很实用，凶手下手很快很重。伤口是右上左下。来人的身材较高。可以相信这就是她要我找的人。我整了整长衫，抓住那单色的折扇。「你去哪里？」她娇喘着问我。「放心，我会回来的，宝贝我现在才收了『定金』而已。」我会回来收剩下的。「现在我必须完成我的任务，才能真正的占有你。」我一把捏住她的下巴，邪恶的笑着说。

夜，冷冷的。从飘香阁出来我就嗅到了血腥。

凶手有连续作案的习惯。铁塔上，一抹淡烟从我的眼前飞逝而去，城东张大户家的院子里飘来几星兵刃的碰撞声——我的嗅觉还是灵敏的。「朋友杀了这么多人，应该收手了吧，要知道你抢了很多人的饭碗。」一个修长的黑衣剑客挡在了我要找的刀客的面前。「是吗？你就是张大户请来的看门狗？」左手把玩着一把马刀的刀客不屑地问到：「你刚才为什么不救张大户，他可是花了银子请你的啊。」「出刀吧！」黑衣剑士用剑鞘指向刀客，苍白的眼睛竟然是无神凝滞的。「少狂，出剑吧！你这个看门狗。」刀客咬牙切齿，眼中放射出恶狼般的绿色，荧荧的，我觉得很好看。他左手挽了个刀花，直奔剑士。刀切向喉口，好近只有三寸，蓦的又顺势向左下一沉，刀锋带起金光一片，砍向剑士的小腹。刀客很得意，因为又将有一个人死在这种刀法上了。「当」，一串火花四溅。「卜」，一截刀锋插在土中，尾部还在不听话的颤抖着。剑士很快收回了长剑，负手望天，神色还是那么的呆滞，刀客陡然狞笑着。微光从他的右袖中漏出。弧线大切口的刀法直劈剑士的胸口。剑士很狂，直地抽身，拔剑斜刺。凛然杀气，使空气凝固，让人不寒而栗。

无视刀客的快刀直取心脏。血四溅横飞，刀客强自站在原地剑士不见了，刀客感激的寻找救他的恩人，但是空气中只有湿湿的雾气，看不到人。「嘶」，刚扯下包扎的布都被血浸透。刀客用手指蘸了点放在口中，咸咸的，还不错，他想。

（四）

?????? 十七日，月圆，追思我又想起了「他」和「她」，在夜里我陡然惊梦，呼着她的名字。把她当作「她」猛的楼在怀里，淡淡却透彻的兰香驱走了梦中的桂香。她不依我，非要我将过去的事重提。她和「她」内在很象然而在外在却迥异。我是由「他」抚养大的。「他」是个杀手，一个神秘门派的唯一传人。我继承了「他」的一切，但有一点「他」认为我还不象「他」。十年前的一天，我将正式下山。就在那一天。我接到了一笔生意，真正的第一笔生意，以往都是「他」有生意让我去做的。我特别的高兴。那天，天气很好，我坐在山下必经的一棵大树上。

中午的时候一顶轿子从山上的庙中下来，淡淡的人影影印在帘子中，是个女子，我的剑动了起来，飞从树中跃下，剑峰刺向太阳穴，血从捅破的帘子中顺着剑身留出来。我在轿夫的惊叫声中冲天而出，回去复命。「他」很满意，让我继承这一门派的衣钵，并同意我正式下山去闯荡江湖。我立马找「她」，要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可「她」不在。老仆人说，小姐今早去观音庙去了。我懵了，剑从袖中滑落，隐隐的剑身残留的血迹中传来桂香。暴雨中，我满身泥泞，踉踉跄跄的找到了「他」。他微笑着递了一把剑给我。雨很大，雨点在积水中点缀一朵朵的水莲，慢慢的白色水莲变成了紫色的睡莲。

我看着「他」悄然倒在我的面前，泪水和着雨水迷糊了我的双眼。「遇水而止」是「他」对我常说的也是最后和我说的一话。我想起了「她」的名字叫依水。我第一次嚎啕大哭。你笑？杀手怎么会哭？我不知道，只觉得这样很释放自己，放弃了所有的温情。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个杀手，很少有人知道他从哪来，为什么这么冷漠，那就是我。「那你会杀死我吗？我也是水啊。」她调皮的用手臂环绕在我的肩上。「我想会的。」冷漠的回答让她禁声了很久都不敢说话。

（五）

?????? 二十日，阴，相识太白居，我，她，铁手。这是一个久远的故事。「一颗星，两颗星……数来数去数不清。」「你一个，我一个……分来分去分不清。」长安，大雁塔后面的山谷中，午夜后经常可以听到两个稚嫩的声音在歌唱。七年后的一天午夜，一个少 年背着一把剑迈着坚毅的大步走出山谷。后面一个白衫少 年奔跑再呼号着追出来，满眶的泪水，把一颗星星石塞在背剑少 年的手中，然后又呜呜的甩着泪花跑回谷中。又几年后，江湖上有了一个武功高强的剑士，人很酷，剑很快，几乎从没有人逃过他的长剑尽管他看起来有点呆滞。

（六）

?????? 初五，小风，必杀一窗的阳光将我从梦中唤醒。

我的剑旁多了一沓银票，很多。我不想数。恍惚中我记得梦中有人要我杀一个人，我以为是梦，不想是真的。我约了他今晚三更在黄河故堤决斗。我去的很早，河水在月光下轻缓的流着，发出汩汩的声音。芦苇在微风中拌着月影婆娑起舞。除此之外夜很静。我用酒把剑浸透了一下。以口、渡酒，渡亮这把沾染血腥的剑。「吟吟」剑身微潺发出共鸣声我知道他来了。

?????? 「有人雇我杀你，价钱很高，我不好拒绝，你知道我不会拒绝人的。」「那你动手吧」他依然抱剑负手，目光漠然。对视着，相距不足一丈。「忘了告诉你，上次是我用石头打歪你的剑放了那个刀客，也是因为有人雇我杀他，我不想他死在你那。」他还是抱剑叉立，我持剑虚抬冷风乍起，一片肃杀，一群水鸟被杀气惊起，卜楞楞的飞向高空。咚咚的心跳在蔓地的黄沙中飞腾，一片芦苇悄然飘落在他的面前，我的面前。我动了，他漠然的眼中陡现一丝光泽。笑了，是他。我的剑已经虚刺出去，他抽身，拔剑，直刺。快！快！快！一把锈迹斑斑的铁剑，剑芒直捅我的心窝。这是独孤九剑的精髓，我破不了，可惜我是杀手。我只杀人，而不是破剑。指间一弹，长剑斜飞，插入土中，我依势而起，脚尖一点他的剑身，似一只天鹤飞到他的身后，空中我一掌击中了他的背心。

咳！我的剑上被吐满了鲜血，是他的，不是我。我本是虚招，因为我知道我破不了他的剑法，只有另想它法。

?????（七）

?????? 十五日，漠北，杀戮刀客去了漠北当了马贼，我只好带着她来到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来。我们现在在一片绿洲，马贼刚刚来过，我发现一具死尸，他的伤口在胫和小腹，刀法很熟悉。我知道刀客就在这里，所以我决定在这里等马贼的下一次来。第一天晚上，我去喝酒，很多，这儿的就很难喝，有点沙漠的涩味，我有点醉意朦胧，顺着星光来到绿洲的河边。

「一颗星，两颗星……数来数去数不清。」「你一个，我一个……分来分去分不清。」「她」背对着我在一棵胡杨木的树干上坐着，伸手折了一片枝条，一片叶子落在水里，潺潺悠悠的打着转儿随着歌声漂走了。一头的黑发披着，风动便飘洒开来，宛如水中映着的云彩，轻轻柔柔地绕在我的心头。耳朵的一半藏在发里，小小的耳垂如名月垂在发际。「她」斜倚着身子，低着头，一袭长裙，衬出窈窕的腰儿，我分明又嗅到了桂花的香。

「依水……」我呢喃着，抱住「她」的双肩。「啪！」清脆的掌声让我觉得满地星星。「我是一水，我不是依水，为什么你闻不到我的兰花香？就只记得死去的桂香？」她扑在我的怀里痛哭的捶打着我，我抱着她，任由她，用我的唇吸去她脸上的泪。她猛地撕扯我的衣服，把她那小小的头颅塞进我的衣领，折磨我的身体。我一把扯掉她的裙带和她滚落在一起，双手抚弄那高耸的山峰，揉捏紫色的葡萄，她象一尊女神跪在星空，下身体后仰，黑发垂地，半片裙衫遮住下半身。这时只有星星，流水，还有喘息。我们疯狂的爱着，一次，两次……不再是以前那种前戏的玩弄。

片片的落红洒在黄沙中，折扇上。中午的阳光很毒，我们只能在屋里休息，她正在做面，我笑着看着她的每一个动作，那么的蔓美，我醉了，希望她的笑容。她回过头看见我的笑，忽然冷下来，将一盆面放在我面前。「筷子自己到桌上拿。」她还是她自己，还是与依水不一样，这也是她坚持的。马贼当天下午就来了。一阵雷鸣般的蹄声从数里之外就传来了，绿洲的人们慌忙的躲藏着，我拉着她来到一个高丘看在和村里的一切，马贼很骁勇，见人就杀，就女人就抢。其中我要找的人正抱着一个女人，很小的，至多1 5-1 6岁，他的手在女孩的尖叫声中伸进了女孩的胸部，很肆意的扎揉着。

长剑在人群中翻飞，血肉在空中扬起，我一步步的杀近刀客，他很慌，他看出我的目标是他，但是他没有逃或者说是尚失了逃的胆量，我走近了，在人和马匹的喘息声中，只是简单的一剑，剑的一端从他的背后伸出，只有那惊恐的眼神说明这一剑很简单的穿透了他的心灵。

（八）

?????? 八月十五，月清，重生最近我一直在琢磨是谁要我去杀这块星星石的主人，因为我记得这块石头是我在很早的时候送给一个人的。其实要杀他的人就是我自己，他的剑法太高了，总有天我会不是他的对手。

「他」的那句话总在我的耳前。「如果你是杀手，那么总有一天免不了要杀你不想杀的人，即使那是你的亲人」。今天她给我带了一坛酒，我喝了以后就忘了很多事，很多人。她告诉我那是东邪黄药师喝过的「醉生梦死酒」。

的确我忘了很多事情，只是觉得这月亮好像有棵树，还有点香味，不过是兰香。我好像没用过什么折扇，当我的小儿子让我帮他买个折扇时。她在我的身边一直陪着我到我们老死。

?????? 【完】

?????20766字节